

吴伦 故事集

WULUN GUSHIJI
WULUN GUSHIJI



《故事会》将以编辑部的名义编一套中国优秀故事作家创作专集。这套书是专为新故事创作成绩卓著者树碑立传的，在我国新故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根本宗旨在于繁荣故事创作，发展故事文学事业。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2247.8
6477

吴伦故事集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9001382

责任编辑：陈中朝

封面设计：王志伟

插图：徐华君

吴伦故事集

吴伦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金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插页 5 字数 364,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321-0216-5/I·169 定价：7.00元



“自战突破”是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 吴仡

前 言

故事是一种古老的文学艺术样式,早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就以生动的口语,创作了神话、寓言、童话、传说等各种类型的故事作品。中国故事文学之丰富,这是有口皆碑,尽人皆知的。

有意义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娱生活的不断丰富,这种发源于原始时期的口头文学,不但没有衰竭,相反,人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着前代留下来的、还适合当今人们口味的故事作品;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并注入新的社会内容,创作和传播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故事。《故事会》就是一本以刊登这类作品为主的刊物。据统计,自1979年改革以来,总发行数高达四亿多册,影响之大,不仅为中国百姓家喻户晓,世界同行也把它看作了解中国当代口头文学创作的一个窗口。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种在人类原始时期就产生的故事文学,在现代社会中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能同书面文学、电影、电视、戏剧等文学样式共存呢?

要说明这种文化现象,必须从故事这种口头文学产生的原因谈起。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有了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想象力也随着智力的发达有了一定的发展。这时人们虽然不掌握文字,但为了反映生活,开展娱乐活动,就借助于生动的

口语，用神话的构思讲故事，以史诗的形式唱故事。

自从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状况以后，当时，只有从事脑力劳动的统治阶级才能掌握和运用文字，而广大体力劳动者则没有这种机会。但他们并没有停止故事创作，而是继续运用生动的口语创作传播了新的故事作品。

由于以上两点，长久以来，相当一部分人把故事文学的出现和繁荣归结为是由于人们不掌握书面文字这一因素，称故事是一种不识字的人创作和传播的文学作品。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故事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的因素。把故事产生的原因理解为仅仅是因为统治阶级剥夺了人们掌握文字的权力那是不全面的。正如辽宁大学乌丙安教授所指出的，这种理解，“只强调了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源，对于永远伴随人类生活的工具‘语言’这一现象的存在和作用，却完全忽视了。”这就是说，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的产生和繁荣，是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主要是取决于人们嘴上活生生的口语的存在。口头语言和口头文学并存，只要口头语言存在，便会产生口头文学的作品。从历史上来看，不少古代统治者和文人，尽管他们已掌握了文字，但生动的口语仍为他们口头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今天，进行故事创作的人，绝大部分都掌握了书面文字，也说明了这种状况。

其次，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和它在人民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功能是分不开的。它在人民生活中所起到的实用作用要比书面文学广泛得多，甚至可以说，它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加上它采用生动的口语创作而成，清新朴实，通俗易懂，能为更多的人掌握和运用。

也就是以上这些原因,在人们文化生活不断丰富,都具备了掌握和运用书面文字能力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繁荣的局面,故事文学将伴随着人们永远地发展下去。

这些年来,中国的当代新故事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发表故事的刊物多达五、六十种,不仅赢得了国内的读者,同时也引起了海内外同行的注意,纷纷撰文研究。这与当代故事创作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故事创作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本专集的作者吴伦就是其中一个。这些故事创作家不但熟悉故事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而且还积极地探索、追求当代故事的新特点,在继承传统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出一种适合现代人口味的故事作品。这些作品,在艺术形式上,采用了一系列具有口头性特点的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在内容上则选择了适合口耳相传的题材、情节和主题。实践证明,他们在传统和现实的结合上是成功的。在吴伦的周围,已形成了很大一圈喜爱他作品的读者群。本专集中的不少作品,都曾以数百万的印数在社会上传播。尽管故事创作家的名气,远远不如从事书面文学创作的作家那么响,但他们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连那些知名作家都惊叹不如!

现今的故事创作家,在当代故事创作中起着中坚分子的作用。他们的成熟与否,标志着目前整个新故事创作的水平。《故事会》编辑部想通过编辑出版这套个人故事创作专集,促使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从各个方面对他们的作品加以评论和研究,进一步探索当代新故事发展的路子,促使他们更加成熟。

当我们着手编辑第二本故事创作家个人专集时,它一定会在这一本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一大步。

《故事会》编辑部 1989.5.

目 录

三百元的故事.....	1
听来的故事.....	10
怕“鬼”敲门的人.....	15
火车到站以后.....	21
李林历险记.....	28
五百元钱的秘密.....	36
火葬场的鬼影.....	43
谜中谜.....	46
新媳妇巧计破圈套.....	50
捉“老鼠”.....	59
大雾笼罩下的阴谋.....	61
“301”的女尸.....	72
一个漂亮姑娘的遭遇.....	93
火葬场里的“征婚启事”.....	103
马王堆女尸的传说.....	111
月饼的秘密.....	119
小镇奇闻.....	125
奇怪的失窃案.....	132

零号人家.....	138
合家欢.....	153
抢慧大.....	161
“金连锁”传奇.....	168
滴水之恩.....	177
山里的姑娘.....	189
心灵的余震.....	202
难解的答案.....	208
忠诚的卫士.....	216
常委楼里的阴影.....	227
飘在半空中的神像.....	234
陈年旧账.....	245
省委书记的苦恼.....	254
女人怨.....	267
太阳下的幽灵.....	285
可怜天下红娘心.....	303
一见钟情.....	314
蹩脚女婿.....	320
阿木林升官记.....	323
李奶奶的苦恼.....	332
自讨苦吃.....	334
千金收徒.....	340
“兜底空”请客.....	344
小红楼打来的电话.....	350
鼓掌始末.....	355

帮帮忙.....	361
脚碰脚.....	370
拎拎清.....	376
睁睁眼.....	381
特异功能.....	391
黑牡丹.....	403
铜尺之谜.....	432
编后记.....	514

三百元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末的春天。一天晚上，“当当当……”海关大钟已敲过十下，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匆匆走来一个人。只见他身披一件塑料雨衣，脚登一双半高统套鞋，圆圆的脸，淡淡的眉毛下滚动着一双温和的眼睛。他，就是上海电料厂工人，姓温，单名一个林字，今年三十二岁。他心肠好，胆子小，平时踩死个蚂蚁心要疼，见只癞蛤蟆要绕着走，是全厂出名的菩萨心肠，大好人。现在下班回家，半路遇上雷阵雨，慌得他裹紧雨衣朝前奔跑。还没拐过淮南路，只听前面传来“扑通”、“哎呀”一声，一个黑影躺在地上不动了。温林心里一惊，上前一看，是一个妇女正在一边挣扎，一边痛苦地呻吟着。温林本能地一弯腰搀起那人，关心地问：“同志，摔伤了没有？”那妇女没有回答，只是用手不住地揉着膝盖。温林急忙脱下雨衣，往她身上一披，说：“你家在哪？我送你回家。”那妇女感激地看了温林一眼，无力地说了声：“拐过两条马路就到了。”温林没再说什么，搀住她一瘸一拐地朝前走去。

十分钟后，他们就在一间石库门前停住了。那妇女开了门，温林又扶着她一步一步上了楼梯，来到一间布置得非常漂亮的房间里。

那妇女见温林浑身淋得湿透，感到很过意不去。为了表示

感谢，她热情地给他泡茶、拿烟，又从柜里拿出了糖果，嘴里还一个劲地说着感谢话。温林拘束地坐在那里，半天才突然想起问一句：“这里就你一个人吗？”“嗯，丈夫去厂里值夜班了。”温林一听，神经质地从沙发里一跃而起，说一声：“再见！”也没等对方回答，就向楼梯口走去，才下了一级，猛听得楼下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嗓门在喊：“方英，开门，我钥匙掉在家里了。”那个被叫作方英的妇女突然脸色剧变，一把拉住正欲下楼的温林，声音发抖地说：“不好了！我，我丈夫回、回来了，我，我……”温林莫名其妙地看着方英的面部变化，说：“你丈夫回来就回来，做啥这样？”方英惊恐地压低嗓门说：“平时，我丈夫看见我和男人在一起，就要骂，最近他当上了啥头头，更凶了，今天这么晚被他看见，还不把我打个半死啊！”温林说：“你去开门，我跟他解释一下。”

“嘭嘭嘭！”敲门声伴着那男的骂声又飞了上来：“人死啦，怎不开门呐？”方英哭着哀求：“同志，你好事做到底，找个地方躲躲吧。”温林双手一摊，为难地说：“躲起来！那象什么话呀。”“同志，他是值夜班，马上就走的，你先在这厕所间里躲一躲吧。”方英说着，跪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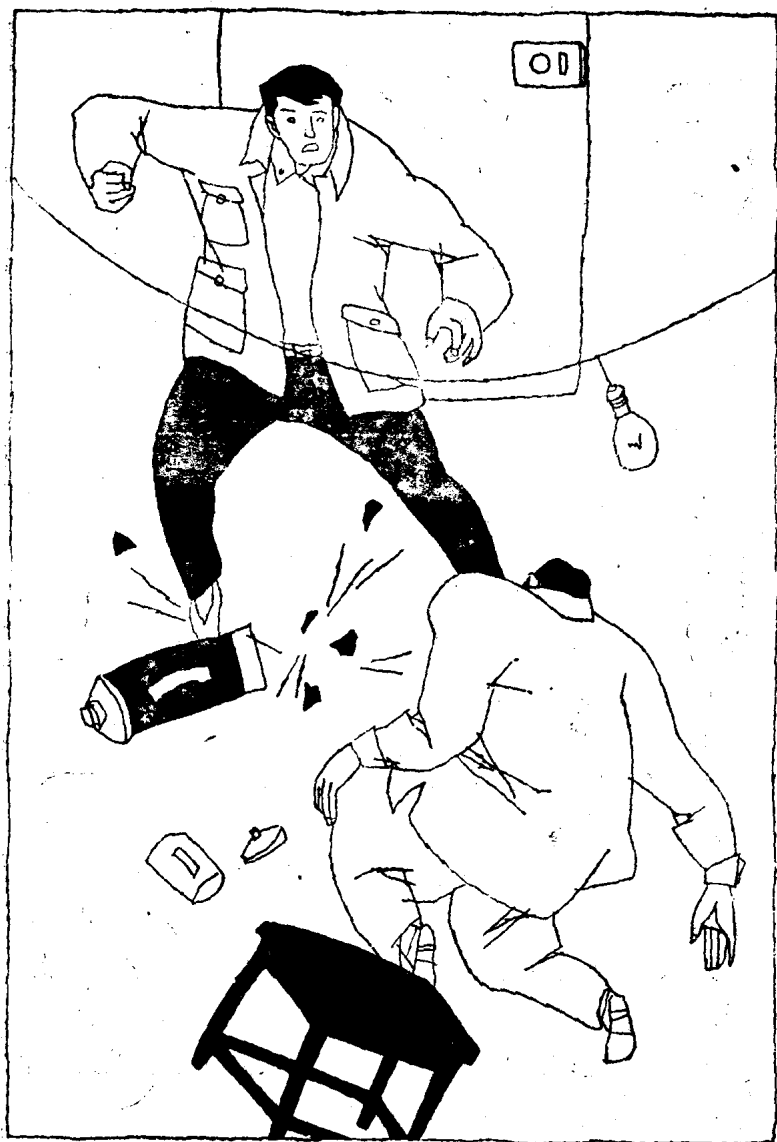
那女人的苦苦哀求，打动了温林那颗善良的心，他终于走进厕所间。

方英擦去了泪水，稳稳神，下楼开了门。她的男人贾大权一边上楼，一边骂不绝口。他一进房，就用一种怀疑的眼神东张西望，当他看到方桌上摆着香烟、糖果，还有一杯冒着热气的浓茶时，就象只发疯的野兽，冲上去一把揪住方英的头发，吼道：“谁来过？人哪儿去了？”方英吓得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连连否认：“没，没，没人来……”“啪啪”两记响亮的耳光，接着·一阵拳打脚

踢，桌凳碰翻了，茶杯打碎了。贾大权一边打一边骂：“你这个不要脸的，竟敢趁我值夜班勾引野汉子，看我不揍死你……”

这时，躲在厕所间里的温林，出去不敢，逃又无路，全身就象三九严寒又泼了一瓢子冷水，止不住“得得得”地打起寒颤来了。贾大权把方英往沙发上一推，突然走去拉开厕所间的门，当他看见一个陌生男人呆呆地缩在里面，就穷凶极恶地一把揪住温林的头发，拖了出来。温林刚想张口申辩，“啪啪啪……”几个又响又脆的大巴掌飞到了嘴边，打得温林眼前金星直冒，鲜血从嘴边流出来。“砰！”腰里又挨了一脚，“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板上。贾大权叉着腰，声色俱厉地喝道：“吃了豹子胆，敢到老子家来通奸，说，哪个单位的？”这一顿闷头闷脑的痛打，把温林打得晕头转向，他呆呆地望着对方，一动不动地坐在地板上，直到腰里又挨了一脚，才清醒过来。他爬起来，擦着嘴边的血迹，委屈地解释说：“你别误会，我是见她摔伤了，才送她回来的。”方英也说：“他，他说的是实话。”贾大权狠狠瞪了方英一眼：“装得倒象。你是她什么人，躲到厕所间里干啥？”温林平时就不善于说话，碰到这种浑身长了嘴巴也说不清的尴尬事，越发没词了，只是翻来复去几句老话。现在的方英，再也不敢开口了，只顾蒙着脸，缩在沙发里低声哭泣。

闹了足足有半个钟头，贾大权好象气消了一点，叼上一支烟，长叹一声：“都是我家教不严，才闹出这种丑事，传出去可怎么做人的。”温林还想说什么，只见贾大权把眼珠一转，突然阴沉沉地说：“你看，这事是官办呢，还是民办？”温林困惑地问：“什么官办、民办？”“嘿嘿嘿，官办就是一起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去，告你个通奸罪。民办嘛，我们自己解决。”温林点点头说：“民办，民办。”“那好，你拿三百元钱来。”“你……”方英惊恐地从牙缝里挤出一



个字来，被丈夫双眼一瞪，又吓得缩了回去。

“轰！”象刚才那个大惊雷在温林头上炸响，震得他几乎又要倒下去。三百元，我的老天，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这不是坑人吗？委屈、懊悔、愤怒，使温林不顾一切冲上去，拉住贾大权的衣袖：“上文攻武卫指挥部去！我光明正大，不怕说不清楚。”贾大权一甩手，“嘿嘿嘿”一阵干笑，“你半夜三更躲到人家房间的厕所间里，非奸即盗，还嘴硬！告诉你，三百元是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还算便宜了你。不然一到那边，只要我对弟兄们打声招呼，招待你的是皮鞭、木棍、剪头发、游街、批斗，最后戴上坏分子帽子，叫你监督劳动一辈子！”贾大权几乎是一步一句地把温林逼到了墙脚根，冰凉的墙壁冷透了他的心，他好不容易鼓起来的那股勇气，全给这一连串恐怖的词句吓飞了。贾大权说的这些，他在厂里也亲眼看到过，落到那下场，一辈子坏名声，将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痛苦……他想到自己心爱的妻子金梅，是那样聪明能干，虽然一张嘴象把尖刀似的，说出话来犹如机关枪，但她心地善良，是那样地体贴自己。难道也让她跟着我丢人吗？温林的目光又落到了沙发里那个可怜的女人身上。罢了罢了，为了她们，要想躲过这场灾难，不出钱，还有啥办法呢？温林昏昏沉沉地按照贾大权的摆布，写了一张“自悔书”，按了手印。贾大权挥了挥纸条，说：“明天上午十点，在南门百货店后门处交钱，到时不来，嘿嘿嘿，这可是你亲笔写的啊！”

这里暂且不表温林走后，贾大权如何对待他的妻子。只说那可怜的温林一脚重、一脚轻地回到家里，电灯没开就钻进了被窝，他只感到全身阵阵发冷。贾大权那狰狞的面孔一次次地在眼前浮现，左思右想：上告，不行！现在连法院的牌子都砸了，那群戴藤帽、拿铁棍的人能听你的；不给，不行！那张“自悔书”

往上一送，等于送了自己的前程；给他，也不行！经济大权在妻子手里，不说明白，哪肯拿出这么多钱；说明真情，也不妥，万一妻子当真怀疑自己在外鬼混，这个美满的家庭不是吹啦。这样不行，那样不妥，把个温林愁死了，翻来复去哪里还能入睡。时间一长，旁边的金梅受不住了：“怎么啦，怎么啦，这么晚还不睡，在练功呐？”温林不敢动了。可是，怎么办呢？办法想了一个又一个，就是一个也行不通，愁得又不断地翻身。这次，金梅火了，“啪”地拉亮电灯，说：“是吃多了撑得慌，还是……”话未说完，就象触了电似地怔住了。原来她看到丈夫那微微肿起的面孔和嘴角的血迹，慌忙撩起枕头毛巾就往丈夫脸上擦，一边还急切地问：“出了什么事？快说呀！”这一擦一问触动了温林的苦衷，泪水，“扑簌簌”地直往下淌，哪里还能说出话来。这情景使金梅更发慌了：“哎呀，你快说呀，光哭干啥？”温林想想也无办法，一咬牙，连哭带说地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气得金梅直捶大床，一脚把被子踢了个底朝天。温林忙不迭地声明：“我是可怜那个女人才躲起来的，金梅，你要相信我啊……”金梅打断话头：“别说了，我还不相信你！走，我们找地方说理去……”温林连连摆手：“那‘自悔书’在人家手里，去了不得了！”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叫金梅有啥办法？现在是好人受气、坏蛋神气的世道啊！无罪都能给人捏造罪名，自己的父亲不就连一点事实也没有，硬给关了起来！今天这个木瓜丈夫做的事情，一旦传出去，真不知落个啥下场呢！金梅低头想了半天，才赌气地说：“从明天起，我们都别吃饭了，把钱省下来去喂狗吧！”

第二天早上，金梅从银行里取出了三百元存款，崭新的十元票在手中一甩“哗哗”直响。金梅望着钱，想着心事，忽然象是发怒似地把一张十元钞票的一个角撕了下来，用一张《参考消息》

将钱包好，到九点多才交给温林：“我上班去了，你把钱给那贼胚送去吧。”一想到那冤枉的钱，温林心疼得又掉下了眼泪。“哭什么？以后长长脑子就行了。记住，一定要把‘自悔书’要回来。”

南门百货店的后门，贾大权嘴上叼了一支海绵头香烟，已经等在那里了，见温林来，右手一伸，只一个字：“钱。”温林取回“自悔书”，三百元到了贾大权手里。你看他，真好比饿狗见了个大肉包子，贪婪地“嚓嚓嚓”一数，照原样包好，往黑皮包里一塞，紧跨几步，跳上了十三路公共汽车。温林噙着眼泪望着那辆汽车飞驰而去。

且说贾大权为自己略施小计，弄到这三百元，真象一把钥匙插进心窝——开心哪。你瞧，他竟随着车子的晃动，轻轻地哼起了：“银头大洋白花花，世上无人不爱它……”

说起这个贾大权，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文化大革命”中，他趁乱造起反来。打、砸、抢再加上诈骗，他是样样沾边。且不说他那房子、家具是抢占的，就连这个妻子方英，也是他从外地一个小城镇诱骗来的。如今他又当上了一个区行业“文攻武卫”的头头，就更神气了。最近他专找岔子打骂方英，撵她走。有时在厂里值夜班，就悄悄地来到自家门口转转瞧瞧。昨天，当他快到家门口时，看见一个人架着方英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箭双雕”的毒计，既能抓到方英的把柄，还能捞到一笔外快。现在已如愿以偿了，越想越感到得意哪。

这时，汽车已来到闹市区，乘客更拥挤了。售票员是个挺认真的老同志，他提醒大家：“乘客们，人多手杂，各人当心自己袋里的钞票……”话音刚落，突然从贾大权身边发出一声惊叫：“哎呀！我的钱没啦！”只见一位三十上下的青年妇女，急得象疯子一样在双脚乱跳。此时车厢里大乱起来，人们紧紧地围住这